

海陆风云激荡，港湾硝烟弥漫。一生儿女柔情，一世家国恩仇。  
青衣吁食，扶大厦于将倾，英名标青史。踌躇满志，驾战舰驱虎狼，威名震寰宇。

长篇历史小说

# 水师管带

邹元辉◎著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长篇历史小说

# 水師管帶

邹元辉◎著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水师管带 / 邹元辉著. — 宁波 : 宁波出版社,  
2016.9 ( 2016.11 重印 )

ISBN 978-7-5526-2591-2

I . ①水… II . ①邹… III .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  
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 2016 ) 第 194008 号

## 水师管带

SHUI SHI GUAN DAI

邹元辉 著

---

责任编辑 晏 洋 徐 飞

责任校对 尤佳敏 王 丹

装帧设计 金字斋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

( 宁波市甬江大道 1 号宁波书城 8 号楼 6 楼 315040 )

网 址 <http://www.nbebs.com>

印 刷 宁波白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1.75

字 数 317 千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26-2591-2

定 价 45.00 元

---



# 序

XU

这是一篇迟到的序。

曾经是鲁迅文学院高级研讨班学员的邹元辉，有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他志向大、目光远、有劲头，但立足本土，放眼全国，不好高骛远。他善于从镇海的历史中找寻创作的素材与主题，多年来勤勤恳恳，终于集腋成裘，渐渐地放射出了一些应有的光彩。这不，他的第三部作品就要出版了，请我写序，我很有些犹豫。

说实话，面对中国近代历史之波澜壮阔，我很难说自己有多少真正的理解，因为，我对历史的理解，基本上是建立在书本、电影、戏剧之上的。但有件事情触动了我，那源自一次随大流的外出参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到过一次镇江，在那破旧但不失巍峨的焦山古炮台上，听着当地人对鸦片战争期间清兵抵抗外敌的解说，听说其中的战士有许多是蒙古族的，出生于内蒙古的我这才感觉到鸦片战争以来的这段历史离自己是如此之近。

事实上，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是深深地震动了全世界的。中国人民在这个大历史中，曾经付出了许许多多，并且为人类社会的前进提供

了不少弥足珍贵的经验，为此，马克思、恩格斯都曾高度重视。比如，恩格斯在1857年撰写的《波斯和中国》一文中就对我国的这段历史表现出了极大兴趣，他说：“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本身，似乎表明他们已觉悟到旧中国遇到了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是的，我国有着非常长的海岸线，海防历来关乎国家兴亡，恩格斯说的“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应该对我们理解《水师管带》是极有指导意义的。

邹元辉的长篇历史小说《水师管带》透露出来的“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是很明显的。作品没有孤立地写发生于自己家乡的一段历史，而是试图以宏阔的视野、缜密的结构、细腻生动的笔触，全方位描绘十九世纪中期以后大清帝国广阔社会生活图景及走向衰落的必然趋势。通过作品，我们固然看到了战事的风起云涌，看到了勇士们的慷慨赴死，但也可以明显地看到，处于这幅社会图景核心的，还有一些极为斑斓错综的怪现状。一方面是国家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另一方面是在如此困境之下，以慈禧、恭亲王等为代表的封建统治者却在进行着诡谲多变的内斗。同时，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以左宗棠、沈葆楨、贝锦泉等为代表的爱国将士，他们有着热血沸腾、报效祖国的激荡情怀。特别鼓舞人心的是，作品通过跌宕起伏的故事，还原了制造中国第一艘战舰的波澜壮阔、荡气回肠的历程。当前，我们正处于走向海洋大国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强健海上力量，维护国家安全、保护人民利益、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的一个紧迫课题，邹元辉把自己的历史题材小说与当前中国面向海洋的战略构想联系在一起，显现了他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在小说的开始，我们看到，祖国的疆域在没有外敌侵扰的时候，曾经是那样的迷人、安宁：位于浙东的镇海口天空湛蓝如画，一堆堆舒卷白云如烟

飘逸，层层叠叠的江浪簇拥着涌向岸边，轻吻堤岸后悄然隐去，只留下一道长长的吻痕。只有挟裹着潮湿海腥味的季风掠过堤岸，逍遥自在地向城内荡去……哪想到，这平静里正潜藏着危机。作品着力以十九世纪末宁波市镇海贵驷憩桥人贝锦泉的成长为背景，选取中国人合力打击东海盗匪、护卫商船，奋发图强、白手起家制造第一艘中国战舰以御敌卫国为主线，将宏大叙事全景描写，与细腻生动的笔触结合起来，将历史人物和虚构人物结合起来，反映了宁波商人敢为天下先，自筹经费买轮船击盗御敌的历程。作品浓墨重彩地展现了左宗棠、沈葆楨、贝锦泉等将士，面对制器不备、装备麻劣、筹费不裕的窘境，毅然排除万难制造第一艘中国战舰的艰辛，凸显了将士的悲壮爱国情怀。

好的小说历来是要讲究宏大叙事与细节描写有机结合的，《水师管带》尽量避免简化后单薄又枯燥的历史教化语汇，而是开放创作思维，在把握“小”“细”“碎”的同时，打通了“大历史”和“小细节”之间的壁垒，使宏大叙事和细节的铺陈相得益彰，不但没有模糊历史群像的象征意义，反而让一个个历史人物形象呼之欲出，血肉丰满，让人物、故事和历史浑然融为一体，从而使遥远、抽象的历史渐渐有了人性的温度。读者在阅读作品的过程中，靠细节和人物行动的具体性获得认知、共鸣和情感体悟，使这一段段历史具有了更加真实的现场感。

《水师管带》用不同人物的命运抗争代替大事件的抽象，来重现历史的丰富，折射出风云变迁的历史曾有的难忘，完整地展现出中华儿女抵御外侮、精忠报国，并在爱国精神、英雄主义和人世常情的纠结中，把个人英雄主义与国家软弱、权贵荒谬这对矛盾交织在一起，在展现雄壮、阳刚与悲怆的场景中，引导读者体味历史的苍凉，唤起读者对民族命运和祖国前途的热切关注。事实上，这种努力完全可以与民族精神、国家共同意识的建构联系在一起看待。我们看历史就是在看自己的未来，我们看历史就是在吸

取力量，如果作品让我们对自己的国家与民族产生了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那作品就是成功的。以此衡量《水师管带》，应该说，邹元辉的努力是值得的、成功的。

是为序。

梁鸿鹰

2015年元月4日夜，北京德外



上 部

SHANGBU



# 第一章

DIYIZHANG

道光二十五年四月初二，挟裹着潮湿海腥味的季风掠过浙东镇海口江面，伴随着层层叠叠的江浪涌向岸边，给冷傲的堤岸留下一道长长的吻痕。

“借光，借光。”

几个渔民抬着用粗毛竹制成的“蟹浦船鼓”向“石道头”码头走来。有客商认出走在前面的正是宁波北号船主董沛，他那艘满载南洋上等木材的大船已在靠岸中，于是纷纷拱手祝贺：“董爷，恭喜恭喜。”

“同喜，同喜。”董沛拱手答谢，原本细眯着的眼睛此时弯成了两道缝。

一进码头，渔民旋即竖起“董”字大旗。只见鼓、唢呐及锣钹等准备就绪，领班手一扬：“开船！”

“好咧——”

六个腰上系鼓的渔民钻进“蟹浦船鼓”，挎上连着船身的粗布带，随着一声浑厚粗犷的号子声，唢呐、锣钹同时响起，渔民们直起身，开始步调一致地敲打起鼓来。顿时，船随鼓声的节奏前后波摆，仿佛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劈波斩浪奋勇前进。

鼓声一响，码头涌来不少看客。人群中四名手提竹篮的少年很显眼，身

穿打着各色补丁的灰短褂，腰系草绳。只听嘴角有颗黑痣的少年揉着瘪肚对身边的高个子少年嘟哝：“贝哥，我好饿。”

贝哥叫贝锦泉，十四五岁模样，挺鼻阔嘴，古铜肤色，一根粗辫在脖子上足足绕了两圈。望着不远处的地上放着的几篮糖馒头，他也情不自禁地咽了咽口水。

“想吃馒头？”身后的屠才友突然伸过脖子轻声问道。

贝锦泉转脸还没开口，屠才友鼻翼一抽，两道清涕像两条矫健的白龙，倏地窜进了鼻孔。只见屠才友喉结上下一滚，“咕咚”一声咽下后，贴过身子一脸坏意地追问：“贝哥，要不先弄两个解解馋？”

仪式没结束，船主怎么可能散发馒头？贝锦泉局促不安地扫了四周一眼，悄声反问：“行吗？”

屠才友挤了一下眉眼，轻拍胸脯打包票说：“看我的。”

话音刚落，站在后面的沈仁发伸手一把按住屠才友的肩膀，双眉紧蹙，浓浓“川”字透出与年龄不相吻合的历练与老成。他压着嗓音提醒：“这可不比地里偷瓜，处处是眼睛，别惹麻烦！”

屠才友歪着脑袋不屑地说：“去，我什么时候惹过麻烦？”说完，转头在孙晓云耳边悄声嘀咕了几句。两人把竹篮托付给贝锦泉和沈仁发后，孙晓云先悄无声息地离开，屠才友则蹲下身子，从口袋摸出一根灰线，一头绑在脚腕上，一头绑在小石子上，然后捏着小石子径直向最近的那篮糖馒头走去。

背手站在“董”字旗下的董沛见有人上前，指着屠才友喝道：“闪开，快闪开！”

屠才友却没知觉似的，神情恍惚地继续朝前走。董沛只好上前伸手阻拦，可还没等他发话，面前这个拖着鼻涕的冒失少年却开口问道：“你是谁？”

董沛正准备呵斥，拖涕少年却抢口惊叫：“啊，是土地爷，小的给您老磕头了。”说完，跪在冰硬的青石上连磕了三个响头。

原来这孩子有病，董沛摇头哑然一笑，刚转身打算叫人带他离开，可拖

涕少年磕完头起身连连摇手：“土地爷，董老爷不给，小的断不敢要。”

嗯?! 我不给什么? 董沛细细打量对方后，发现其不是在和自己说话。顺着那眼神，似乎自己左侧还有一人。

“土地爷，别，董老爷会责怪小的的。”

看拖涕少年疯疯癫癫的样子，董沛拍了一下对方脑门：“小子，在和谁说话?”

屠才友故作惊了一下，转眼盯着董沛瓮声瓮气地反问：“是土地爷呀，难道董老爷没看到?”

董沛有点摸不着头脑，明明边上无人，怎么会跟人对话? 可又一想，难不成“蟹浦船鼓”真把土地爷给请来了? 可为什么自己看不到、听不到呢? 董沛转视了一圈，捏着下巴一脸狐疑地追问：“土地爷说什么?”

“土地爷让董老爷马上赏几个馒头给小的。”

“扑哧——”董沛忍不住笑出了声，举手佯装要打对方，“臭小子，胆敢在老爷面前耍小把戏，看我怎么收拾你。”

“等一下。”屠才友伸手一挡，随后扭头连连应道，“好的，好的。”

“好什么?”

屠才友一本正经地指着面前的篮子说：“土地爷让我转告董老爷，若您不赏小的，他就倒了这篮馒头。”

董沛这下真来气了，好好的大喜事怎么来个馋嘴捣乱? 他重重地拍了一下屠才友后脑：“臭小子，再胡说小心老爷我割了你的烂舌头喂狗!”

屠才友没理会董沛，恭恭敬敬地朝边上一鞠：“土地爷，那小的先告退了。”趁董沛分神之机，屠才友手一松，脚尖一勾，小石子拖着长长的细绳穿过篮子把手，准确无误直抵早等候在对面的孙晓云脚下。孙晓云俯身神不知鬼不觉地捡起了石子。

这边怒气冲冲的董沛朝屠才友狠狠踢了一脚：“滚!” 恨不得把这个扫帚星扔进江中，让他彻底从眼前消失。

屠才友踉跄了几步，抹了把鼻涕，径直向边上走去。对面孙晓云也悄无声息地牵紧细绳与屠才友同向行进。篮子被他们一拖，顿时倾翻在地，馒头撒了一地。

董沛不明事由，见篮子莫名其妙地倒地，想到拖涕少年刚才说的话，顿时觉得毛骨悚然，张臂失声叫道：“小哥，等等。”

屠才友暗自咧嘴一笑，转过身，佯装一脸茫然：“董老爷有事吩咐？”

董沛指着那几篮馒头，语无伦次地说道：“快，快听土地爷的，把馒头拿去，快，全给你。”

“啊?! 都给我?”屠才友倒一点儿也不急，不慌不忙、假模假样地指着自己的鼻子明知故问。

董沛像是送瘟神，忙不迭地挥手：“给你，全给你，快拿走。”

“谢董爷!”屠才友本以为只能糊弄到几个馒头，没想到船主全给他了，意外的收获让他格外兴奋。为了能在小把戏被戳穿前逃离码头，屠才友急步朝提篮跑去，却不慎踩到绳上，一下子被绊倒在地。他顾不得疼痛，一把扯下脚腕上的细绳，招呼贝锦泉上来拿馒头。孙晓云也扔了绳头帮着把馒头装进提篮。围观人群见状也纷纷拥上前去哄抢，把正在表演的“蟹浦船鼓”逼到了边上，不得不中止表演。

等人群散去，大船已靠岸架好跳板。董沛赏过表演“蟹浦船鼓”的渔民后，正准备上船验货，管事递过一只空篮气咻咻地说：“董老爷，看来这几个浑小子还花了不少心思!”

董沛何等精明，定睛看到空篮提手处的细绳后，马上明白了刚才遭遇的缘由。正欲叫人去找这几个浑小子算账，可话还没出口，兀自笑出了声。董沛心想，自己好歹也在商海沉浮了二十年，没想到今天竟然会中了这几个小屁孩的圈套。还好今天被诓走的是馒头，若是船上的木料，那岂不逼自己跳江了?反正馒头也是准备发送路人的，没必要来气，倒是日后需得留意这几人，若干年后想必全是当帮手的好料。想到这里，董沛笑后自嘲道：“这帮

穷小子如此周密算计，也费了不少心计。算了，放他们一马。”说完，手一挥，“上船。”

贝锦泉等人提着沉甸甸的篮子逃离码头后，迅速躲进一僻静小巷，四人蹲下身子后便迫不及待地抓起馒头大口吞咽。等肚子撑圆后，才心满意足地提上篮子，一路打打闹闹着向城内走去。入城门不久，就听到有人边喊边向县衙跑去：“不好了，蚱蜢艇来了，蚱蜢艇来了。”

街边一腌鱼老人闻声直起身，眼神呆滞地望了望四周，边捶驼着的背，边摇着头叹息，“唉——，不知哪个船主又要倒霉了。”

“啊?! 布兴有又来镇海了?”

“县太爷会派兵拦截吗?”

“走，去看看!”

.....

人群一边议论一边向县衙涌去。一时间，大街小巷像是刮起一阵大风，喧嚣着向县衙飘去。

望着篮中馒头，沈仁发由衷感叹：“董船主运气真好，若晚点，估计也要遭殃了。”

看着渐渐空荡的大街，屠才友愤愤不平：“真气人，我们前脚刚到县城，这帮狗海盗后脚也跟来了。”

“贝哥，怎么办?”孙晓云抹了一把鼻子上沁出的汗水，等贝锦泉拿主意。

“好不容易进城一趟，等等吧。”

屠才友的心早就随眼神跟着人群跑了，急不可耐地提议：“空等不如去看看热闹，一起去瞧瞧蚱蜢艇吧?”

贝锦泉也想去，可望了一眼篮子，挠着头皮犹豫不决：“那货和馒头怎么办?”

没想到孙晓云一屁股坐在地上，懒洋洋地挥了挥手，说：“算了，我吃饱就不想动，你们去吧。”

话音刚落，三个同伴齐声一呼，撒开腿就朝人群方向赶去。

此时，县城像一锅即将开锅的粥，县衙外更是挤满了人。贝锦泉刚到外圈站稳，一个戴青纱抓角儿方巾，身穿长衫，腰系布带的年轻人也围了过来，环视半圈，扭头请教身边一长衫老者：“敢问这位爷，布兴有何方人士？”

老者转身打量眼前这位肩上搭着褡裢的年轻人，轻声反问：“爷是外来的？”

年轻人拱手答道：“噢，小人胡光墉，字雪岩，乃徽州绩溪人。现为永兴钱庄跑街，今天恰来镇海办事。”

“原来如此，怪不得胡爷不知布兴有这个强人。”老者轻点一下头，捏着颌下短须解释，“那布兴有乃广东潮州人，当年趁朝廷海防疏漏、武备松懈之机，结一帮亡命之徒驾面涂绿油的蚱蜢艇游弋巨洋，专门行劫商旅或沿海居民。今年多次入浙，扰我沿海居民……”

不等老者说完，县衙传来一阵嘈杂声，只见头戴乌纱、足蹬皂靴的黄知县在一群头戴尖帽的吏役簇拥下，疾步从里面走了出来。

门口两名手按腰刀的皂班成员抢前几步，挥臂驱散人群：“让开，让开。”

围观人群纷纷向两侧避让，胡雪岩被前面的人一挤，踉跄了几步。贝锦泉眼尖，发现那个年龄稍大的汉子是故意挤推眼前这个外地人的，以便年轻同伙伺机把手伸进褡裢内偷窃。看胡雪岩尚未察觉，情急之下，贝锦泉干脆跨前几步，横插在胡雪岩与小偷之间，硬生生地把小偷的手挡了回去。

俩小偷其实早就盯上这个搭着褡裢的外地人，现好不容易有这个下手的机会，怎可让面前这个穿着破烂的大小孩坏了事。年龄稍大的小偷恶狠狠地瞪了贝锦泉一眼，低声威胁：“小子，想干什么?!”

没想到贝锦泉不但没有被吓住，且毫无怯意地握紧双拳，偻头瞪眼反问：“你想干什么?”

俩小偷使了个眼色，一左一右夹了上来。沈仁发见势不妙，立马撸起袖子挺身上前。胡雪岩不明原因，扭头看身后这几人架势不对，也和别人一样，

后退几步，让出一小片空地。

虽然小偷很想教训坏他们事的大小孩，但毕竟是在县衙外，两人多少有点心虚。就在他们犹豫之际，那年龄稍大的小偷突然“哇”的一声叫起来，手捂脖子四处张望。还没等他找到原因，一个激灵，左脸又被一块小石子击得生疼。这下他明白过来，看来自己刚才光顾着盯外地人肩上的褡裢，没想到这人群中还藏有高手。好汉不吃眼前亏，他赶紧双手捂头招呼同伙：“快走！”

贝锦泉和沈仁发松了口气，扭头看到屠才友正掂着手上的小石子，一脸得意地望着仓皇逃离的小偷，不由得相视一笑。

此时，黄知县已上轿坐稳，书办放下轿帘后，便催促轿夫起轿。壮班与快班手持各种兵器，护着官轿向江边跑去。知县这一走，看热闹的人群像是被牵着线的风筝，嬉闹着跟在后面，只有胡雪岩和老者仍站在原地没动。老者指着胡雪岩肩上的褡裢善意提醒：“胡爷，在外可要小心。”

“哦？”胡雪岩心一惊，不由自主地按住了褡裢口。

“若非刚才那两个小子出手，恐怕……”

经老者这一提点，胡雪岩幡然醒悟，他张口“呀——”了一声，扭头望去，此时，原本热闹的街头已空无一人。回想刚才的情景，胡雪岩似乎对两个小孩还有点印象。

老者问道：“胡爷不去瞧瞧热闹？”

“小的有事需马上返回宁波府。”胡雪岩说完反问，“您老不去看看？”

“哎——”老者长叹了一口气，仰头望了望压得低低的浊云，摇了摇头，“这些兵爷……”

胡雪岩身一缩，谨慎地探了四周一眼，抱拳打断对方：“小的先告辞，后会有期！”说完，也不等对方回话，大步流星地离开了县衙。

水师营地此时也热闹非凡，几名臂、腿扎着绑带的水勇正忙着杀鸡宰鹅。知县下轿后，不等水勇禀报，就疾步向管带营房跑去。还没到营房门口，只见一名套着绣有“寿”字对襟衫、脚蹬蛤蟆头厚底皂靴的中年男子，腆着大

肚子从里面迎了出来，一边拱手，一边大声招呼：“哟，是黄太爷驾到，快里边请。”

黄知县跑得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戴大人，恕下官失礼。海匪又来了，请大人赶紧出海拦截。”

一听黄知县不是前来祝寿，而是报匪警，戴管带大为失望：“怪不得老子一早右眼皮直跳，原来是这事儿。”

看戴管带只是嘴上骂骂咧咧，身子宛如扎了根的树木纹丝不动。急性子的黄知县又催促：“戴大人，快，晚了渔船和商船又将遭劫。”

戴管带皮笑肉不笑地望了对方一眼，心想，海盗只是打劫渔船和商船，又不是叛军攻城略地，你堂堂一个县太爷有啥好慌的？难不成被劫的是你爷不成？看着猴急样的黄知县，戴管带不急不躁地从袖中掏出鼻烟壶，拔开塞子凑到鼻下吸了两下，等打了一个响嚏后，才悠悠地说出想法：“想必黄太爷也清楚，如今水师战船难制这帮海匪，不如让炮台轰他几炮，打到算是运气。”

运气？打仗、剿匪难道靠运气？那朝廷养你们干嘛？看来只有搬出朝廷才能唬住这个昏官。想到这里，黄知县强压胸中怒火，拉下脸提醒：“巡缉乃水师官兵职责，望大人速率所部出海，护商、渔船泊于海。如若罔恤民患，朝廷定将怪罪褫职。”

黄知县的这几句话多少唬住了戴管带，作为五品官员的他可以把眼前这个小芝麻官不放在眼里，但不能不把朝廷当回事。自雍正帝起，为了管制各级官员，允许任何一级地方官员直接用奏折向皇帝密报机密。如果黄知县真的向上参奏水师罔恤民患，那够他喝一壶的了。想到这里，戴管带恶狠狠地往地上啐了一口：“呸！爷的寿辰也让这帮强人给搅黄了。”虽然心里很窝火，可也只好无奈地转身，抱着几丝怨气命令身边的水勇，“叫弟兄们带上兵器出海缉盗。”

黄知县知道懒得出海作战的戴管带明骂海匪，暗是冲自己，他立即缓下脸色俯身拱手：“祝戴大人出征一帆风顺，马到成功。本县在岸边恭候戴大